



女人·女人

(台湾)光泰

女人 女人

台湾·光泰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76 号
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号

责任编辑:源泉、郁喧
封面设计:吴建群

女 人 · 女 人
〔台湾〕光泰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经销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6.75
1993 年 9 月第一版 1993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1—20000

ISBN 7-106-00891-5/I·0072 定价:4.20 元

内容提要

本书讲述三位女事业家的情与爱。

情感激烈的女强人，美容屋总经理裘丽萍，偏偏嫁给一个冷若冰霜不顾夫妻情爱的丈夫。她渴求爱，得不到满足，只能交织在勤于事业、偷情寻欢、应付丈夫的层层罗网中，停不下自己的脚步。

原在广告公司当企划的翁台莉小姐，以其文采及一张苹果般的脸蛋，难得的口才，获得了将星大饭店公关部经理的位置。她忙于业务，在情场上不主动。但是漂亮的女孩难以令男人心醉。她发觉一个年龄足以做她祖父的人，一直在注意她，在身后跟着她；采购组经理向志强，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她探测感情的进展；在众多的男孩中情报人员曾瑞德在她心里留下了什么。翁台莉被自身心中荡漾的甜蜜冲激着，向志强、曾瑞德列入她未来幸福的抉择中。

电视台女制作人施懿珍，事业已功成名就，但在家庭生活中却是失意者。她一心依恋的丈夫另有新欢，抛弃了她。她体验过爱的温馨，刚过30岁的她，渴望重温情与爱。达通公司总经理痴情的欧阳健闯进了她的情欲漩涡，她与他缠绵难舍难分。婚姻曾是施懿珍品尝过的苦果，是把婚姻搁在一边，让它凉快去，还是以现在的优越生活去冒险随从他。她解开了这个难解的结。

圆山饭店金龙厅。

今晚真是衣香鬓影、花团锦簇。

三百个位子座无虚席。

舞台上的灯光眩丽、布景新潮。

伸展台一直搭到前十排。

美丽的模特儿，随着轻柔的音乐，摆动着他们娴熟的身段和娇美的仪态。

今晚呈现的主题是“1987 春季新娘服饰大展”。

说是“新娘服饰”，其实还包括了新娘化妆、发型以及缎饰及捧花。

这个活动，是由“魅力一百”美容屋主办，插花协会协办。

“魅力一百”是台北市颇具知名度的女子美容发廊。

它有一家总店、三家分店。

主持人，也是身兼该店的总经理的今年刚满三十岁的裘丽萍。

身为这项大型晚会活动的主人，裘丽萍今晚打扮得当然更是明艳照人——流行的庞克式改良发型、几绺竖起的短发，发鬓还喷上一点金紫。

黑色低胸晚礼服，名贵的白貂披在肩上。

她轻频浅笑地坐在前排席上，聆听着她透过交情邀请到的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小燕，妙语如珠的解说。

坐在她身旁的是刘院长夫人，也是国际妇女会台北分会的社长。

舞台上沈曼光、罗璧玲、张琼姿这些名模特儿身上一袭礼服和装扮，都出自她精心设计。

电视台和报社记者的镁光灯闪个不停。

此刻她真的骄傲极了。

虽然她为了这个晚会辛苦了整整两个月。

甚至除夕夜她都加班到深夜两点。

然而听到观众席不时传来的赞叹和掌声，她知道她的辛苦终于有了代价。

正如企画部钱经理对她说的：“去年一年当中，景气低迷，我们业绩有了明显的下降，面对这样的环境，我们更应该求创新。”

钱经理钱望宁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企管系硕士，当初裘丽萍以一个月五万块的高薪聘请他，大家都说她疯了。

“美容院还需要企管学硕士，你以为你是个电脑公司啊？”

但是裘丽萍不管这些，她觉得她店里有一百三十六名员工，每月营业额超过五百万，为什么她不需要优秀的人才帮她经营管理？

问题是，钱望宁二十八岁，年轻未婚，人又长得还算潇洒，在这个员工客人全是女性的环境，钱望宁未免太突出了啊！

裘丽萍可不管这些。

面对强压境，她只有极思突破。

于是她登报，公开征求企画经理。

应征面试的第一天，裘丽萍就老实的告诉钱望宁：“钱先生，我们工作的性质很特殊，而你却是应征者中最符合我们条件的，但是有一件事，我必须说在前面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以你的条件，今后选择的对象，不太可能是美容师或美发师，既然不想跟她们结婚了，那就……”

“总经理的意思我了解。”

钱望宁的双颊染上了一阵大男孩羞涩的红晕，也打断了这个尴尬的话题。

于是，禁止与店里女性职员恋爱，成了钱望宁来这家公司的唯一禁忌。

晚会进行到最高潮，也就是义卖活动。

当张小燕报出了她的名字，全场掌声雷动。

裘丽萍于是先与身旁的刘夫人打了声招呼，然后款款大方地上台——“各位嘉宾，今晚义卖的所有款项将充做‘警安基金’，我们知道警察的工作很辛苦，而目前邪恶势力高涨，暴力事件时有所闻，为了支援警察科学办案效率，我们特别提出五十万，购卖科学仪器支持警力打击犯罪，如果义卖不足五十万，我们‘魅力一百’愿凑足此数，希望各位嘉宾鼎力支持。”

其实义卖的认捐名单，是早在晚会前就安排好的，认捐的人全都是店里知名的客人——明华寄托行的张太太、嘉美银楼的古小姐、新南阳食品的廖太太以及华新纺织的周夫人。

这些有钱的阔太太，最爱跟影歌星攀交情。

看到这些名贵礼服、头饰与捧花，全是她们喜爱的明星戴过的，她们怎不心喜呢？于是五十万的款项，不到半个钟头就凑齐了。

对于这些太太们的热心，裘丽萍在台上致以最深的谢意，当然她们也获得了周丹薇、徐贵樱、朱宾意等名影星兼模特儿的亲自握手答谢。

当整个晚会结束，裘丽萍才像打了一场大战般的，将绷紧

的情绪松弛下来。

跟善后的工作小组人员交代了一下，裘丽萍就在钱经理及公关部、行政部的两名女性主管周小兰、王淑莉陪同下，等待电梯，准备到楼下喝咖啡、吃点心，顺便聊一下整个晚会的得失。

突然电梯门一打开，出来的是裘丽萍的先生蒋杰——“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

裘丽萍的脸上写着不悦。

旁边的钱望宁、周小兰看到这种情形，于是识趣的离开——“裘总，我们先走了。”

“好吧！我看讨论会明天上午开好了。”

等一行人乘下了电梯，裘丽萍就对蒋杰说：“我什么时候要求过你什么？难道来一下这个晚会，是过分的要求吗？”

“我现在不是来了吗？”

“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”裘丽萍没好气的说。

“我对你这些发型、化妆又没兴趣。”

“谁要你有兴趣？你是来陪我啊！”

“你把我当成什么？”蒋杰也收敛了笑容——“我是你丈夫，不是你做样板戏的活道具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裘丽萍瞬即脸色泛白，此时员工一个一个结伴而返，裘丽萍当然不好在这个时候发作，她只有忍住气，与蒋杰进了电梯。

当电梯直达一楼，蒋杰知道回去一定是一顿大吵，于是蒋杰索性离她而去——

“你要上那儿？”裘丽萍停下脚步大声问道。

“去一个没有人烦我的地方！”

抛下了这句话，蒋杰就失去了踪影，留下裘丽萍一个人呆愣在那儿。

天啊！这倒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婚姻带给人的是这么多的争吵与麻烦？

经过了这两个月为了今晚这个活动所付出的心力，裘丽萍已经疲倦得没有任何心思想到别的问题。

她现在所想的，只是泡个滚烫的热水澡，然后好好的睡她一觉——

一切等明天再谈吧！

日本,是影响我们台湾企业经营发展最深的民族。

美容这个行业当然也不例外。

裘丽萍也曾多次赴日考察。

虽然她不至于把“雅客超级市场”那套“魔鬼训练营”搬到店里,但是晨间的早操和音乐还是必要有。

晨操可以让员工打起精神,不管昨晚是不是跟男朋友吵架了,或者像她一样跟蒋杰呕气,但是第一天的早晨都是新的一天——“记住,我们是服务业,不是制造业,我们接触的是心思最复杂的人类,尤其是女人,然而有一个秘诀,你们必须知道,那就是带着喜悦甜蜜的微笑,是最能给客人愉快的心情的。”

至于音乐,丽萍更是煞费苦心,原来她是选翁倩玉的一首歌做她们店歌的,后来她发觉象征她们“魅力一百”团结、进步精神的这个钱不能省,于是她还特别花钱委托唱片公司帮她找名家写歌、录音、谱曲。

每当“魅力十足”这首店歌一播出来,丽萍的精神就不由得振奋起来,她相信别的员工感受一定跟她一样——

音乐的力量实在很大啊!

做完晨操,唱过店歌以后,员工们就各就各位。

孙小姐是新欣纺织公司总经理秘书,每天上班前必到店里报到,一方面洗头,一方面喝杯店里免费赠送的咖啡,然后带着一身清新与朝气,开始她一天忙碌的工作。

邹美仪,华视“双星报喜”主持人,今天星期四录影一通天棚,所以也一早赶来洗头——

“快！快！我快来不及了！”

演艺人员是最讲求外型的工作，所以来裘丽萍这儿的更多，有的干脆出节目——也就是跟随节目一天，当然这除了一般吹洗整发费用外，还要加上车马费——崔苔菁、张俐敏、汤兰花都有他们固定的美容师。

侍候这些大牌明星，裘丽萍真是一点也马虎不得——

“影视红星光临我们‘魅力一百’，不但是我们的光荣，更是公司最鲜明的活广告，所以你们更要小心，务必把工作做好，口碑也好传出去……”

也因此，只要是明星光顾，裘丽萍绝对是亲自迎迓，同时还赠上八折贵宾卡，想想，如果钟楚红的发型都是在她们店里做的，这该多光采啊！

“总经理，这个月加班费请签一下。”

行政部周小兰进来对裘丽萍这么说。

“好，你搁下吧！”

美容室因为附设新娘化妆，所以赶早班的很多。

至于加班费多少呢？

说起来可怜，是以底薪的一天除八个小时计算，有时加班一个小时连二十块都不到。为了加班费，钱望宁与裘丽萍就有了争执——

“裘小姐，你不能以加班时数多少算，你想想冰冷的冬天，员工们从热被窝爬起来，这早起的一小时，连赶车算在内，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，二十三块的加班费未免太少了吧？”

裘丽萍听了就严肃地望着他——

“你不要把你在美国的那套，摆在我们美容院里，你要不要知道我以前当学徒的情形？有加班费已经不错了。”

“以前是以前，你请我来就是希望有新的改革啊！”

“对不起，这个我不能依你，如果加班费差十块钱，我有一百三十六名员工，一个月就差多少？你知道吗？”

“昨晚后来你们上哪去了？”

丽萍随口问着周小兰。

“哪都没去，总经理呢？”

“别提了，呕都呕死了！”

丽萍抬起头，勉强的推出一个笑容——

“蒋杰一夜都没回来，他不回来也好，我正好好好睡它一大觉。”

丽萍和周小兰都是一块从“银星”过来的。

“银星”的创办人池上银星的日本人，嫁了我们台湾一个外交官，当然也取得了中国籍，同时也把自己的姓改掉，取了个夫姓“刘银星”。

刘银星是第一个将美容这个行业带入整体性观念的业者。

她认为美容不应局限于洗头烫发，所有有关女性美的行业——护肤、保养、化妆、减肥都应包括在内。

丽萍和小兰原来也是“银星”的美发师。

当初她俩联袂离开“银星”，引起了业界一个很大的震撼。

他们不但另创事业，还带走了很多客人。

刘银星不惜告她这两位宠将毁约违法，于是“银星”老板、伙计对簿公堂成了一时报纸热门花边。

如今事过境迁，裘丽萍的“魅力一百”也领出一片风骚，创出一番局面，当然丽萍也就提拔小兰为行政部主管人事财务部门的经理。

丽萍重用小兰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两人在婚姻方面都不美满，都有一肚子苦水。

女人就是这样，她选择朋友，不太喜欢与自己本身条件相差太多的，否则交一个比自己幸福的朋友，多少是种刺激。

周小兰十八岁的时候，就因为家境关系，委身下嫁一个年纪可以做她爷爷的老士官，情形就跟电影“老莫的第二春天”一样。

老士官六年前过世，周小兰就带了她的小儿子到台北闯天下。

她跟丽萍一样，也是从美容院小妹做起，然后凭着自己的勤奋与努力，晋身为师傅，也考上了“银星”。

那时裘丽萍也还没结婚，两个人同住女子宿舍来往很勤，结成了莫逆。

就拿裘丽萍与蒋杰的事来说，全公司里，她也只信过小兰，所以丽萍才敢把蒋杰与她昨晚的争执告诉小兰——

“我们女人最倒楣了。”

裘丽萍无奈的说：

“太太的事业做得愈好，愈是男人的眼中钉，如果真靠他那点微薄薪水，在家烧饭洗 衣带孩子，不饿死才怪！”

可不是？裘丽萍从“银星”出来，算准了这个行业有发展。

因为现在的女人，好享受讲时髦，“节俭”对他们来说，已是好遥远的事。

当初拉周小兰过来，也是希望她投资一点，谁晓得小兰生性保守，也没太多积蓄，于是裘丽萍标会、卖房子、借贷，凑了两百万资金开“魅力一百”发型美容屋。

四年下来，裘丽萍不但还清了债，还挣下了市区黄金地段

分店的两栋房子。

裘丽萍俨然已晋身“富婆”级的女人了。

“你请钱经理进来。”

周小兰临离她办公室，丽萍就这么吩咐她。

没多久，钱望宁就带着喜孜孜的神情进来——

“裘小姐，昨晚的新娘服饰大展，我们非但没亏，还小赚一点呢！”

“哦？”

“昨天虽然场租、模特儿演出及材料费，花了近三十万，但是我洽商的华视业务部，他们已同意现场播出这项晚会，制作费加上广告回佣，算了算，可能还赚一、两万块呢！”

“有这么好的事？”

丽萍不是心疼那个钱，而是如果她精心筹画的晚会一经电视播出，广告效果该有多大呢！

“时段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星期六下午三点到五点，节目名称就叫‘魅力一百’。”

“太好了，赶快贴公告，让员工和客人都能看到，我还要记得录下来呢！”

另外，这礼拜我帮你答应了高雄‘国宾饭店’一场讲课。”

“对象是一”

“饭店的职员小姐，出去演讲，虽然辛苦而报酬不高，但是可以建立你的形象，所以最好不要轻易推掉它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等钱望宁一离开，电话铃声就响起，拿起话筒是一个令她怦然心跳的名字——阎季安……

那是一段封尘的记忆，也是这一生少有令她心悸的恋情，

当话筒对方传来了季安的声音，裘丽萍真是愣住了一

“喂？”

停了好久，丽萍才有了回音—

“你好……”

我刚从国外回来，中午不知你有没有空……”

没空！没空！她一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，但是面对季安的声音，她实在狠不下心拒绝他，丽萍只好对他说：

“你十二点钟再打过来，因为我待会儿有个客人，不知道做不做得完。”

“那我们十二点半兄弟饭店蔷薇厅见，我会一直等你，等到你来……”

天啊！仍旧是那么低沉好听的声音，丽萍心里乱发慌，挂断电话第一件事就是按下周小兰的通话钮—

“小兰，你快来一下！”

等小兰慌慌张张一进来，丽萍就对她说：

“阎季安回来了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他约我中午见面。”

“你答应他了？”

“就算是普通朋友回国，我也该见见他吧？何况……”

“我只能劝你一句话。”

小兰严肃的望着丽萍—

“一切都操在自己手里，如果只是朋友间的拜访也罢，就怕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丽萍不安的说：

“老实说我也是在气蒋杰，他总是认为我是女强人，一点感情也没有，小兰，你有没有听过女人没有感情的？女人天生感情丰富，我累了一天，多么希望他一句安慰话，没有，他不跟你吵已是万幸了。”

“蒋杰外面有女人吗？”

“他还没那么大胆，昨晚顶多跟同事喝酒，睡在陈正丰家。”

“总而言之，我不反对你在紧张的生活里享受一点浪漫的情调，但是千万不要拿你目前拥有的一切做赌注。”

中午的餐厅，寂静而幽雅。

餐厅的中间，摆设了一架名贵的钢琴。

钢琴随着轻快利落的指尖，流泻出琤琤琮琮有如流水般的声音。

裘丽萍整整迟到了一个小时。

当她一身亮丽的出现餐厅，阎季安立即趋前迎向她—

“嗨！”

“对不起来晚了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两个人坐在一个靠窗的角落—

“你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没变。”

季安凝视着丽萍，痴迷的眼神令她心慌。

“这次回台北是度假还是……”

“我老妈身体不好，这几天忙着送她进荣总。”

“不要紧吧？”

“前天动了个小手术，应该没事了一吃过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于是两个人点了客 B 餐,边吃边聊—

“你现在的事业愈做愈大,到处都看到你的名字。”

“还不是混生活—以前一个人赚钱一个人花,现在钱是多赚了,可是有上百个员工花,所以事业做得大只是门面好看,为社会制造就业机会而已。”

喝了一口蔬菜浓汤,丽萍反问季安—

“你呢?难道还是一个人浪迹天涯?”

阎季安五专毕业,在社会上混过一段日子。

那时他在一家女性的大型杂志跑广告,因为招揽广告而认识了裘丽萍。

丽萍当时还在“银星”。

两个人一见钟情,季安第一次打电话给她,丽萍就出来了—“生活都是残酷的。”

有一次,季安对丽萍这么说:

“中学的时候,曾经看了一段报道海龟产卵的电视影片,海龟利用沙滩的炙热,跑到离海岸很远的地方产卵,当卵孵化了以后,成千上万的小海龟,就纷纷的越过沙滩爬向孕育他们生命的大海,这时海鸟逮住这个机会,纷纷啄食这些蹒跚前行的小海龟,可怜的这些生物,能够爬向海洋的不到千分之一,生活的机会竟是那样渺然啊!”

可不是?谁成功的背后不是隐藏着一段艰辛。

当初丽萍不也是从洗头的小妹做起?

女人实在是个挑剔的动物。

就拿洗头来说吧!

虽然为了防止手指长期泡水侵蚀,也有塑胶手套及洗筛